

镇江赋

□ 张国擎

天下第一江山。
芙蓉楼畔送辛渐，吴楚古渡一线牵，万里长江锁钥处，一片冰心锁江岸。
大江东西横，运河南北通，金山焦山北固山，一方形胜控东吴。
北宋徽宗开润州，定名镇江九百载。
仲雍曾孙封宜地，宜侯矢簋三千年；
春秋称朱方，战国改冶阳，秦朝丹徒断王气，三国京口孙权城；
南朝刘裕第一帝，寄奴曾住寿邱山；
武进易名为北府，南徐润州镇海军，历代地名入街巷，兜兜转转兵车行。
瘞鹤铭碑，圆山箭洞，隆昌大港，文脉绵绵不绝响。
圆墩二山，炮台抗英海龄殉；辛亥革命，赵声追赠“上将军”。
十里长山，金陵古渡，城市山林，南郊独俊，一城雄秀甲东南。
南朝王陵，碑幢悠悠；或悲或悯，或啸或吟，叹前尘烽火硝烟。
招隐寺本戴颙宅，梅庵琴艺南山听。
昭明太子读书处，《文选》编订天下先；
文心雕龙刘勰著，文论百家数第一；
诺奖得主赛珍珠，直把镇江作故乡；
西津古渡，马可波罗上岸处，
京口对岸，十娘怒沉百宝箱。
白蛇重情，水漫金山斗法海；
立德育人，胆识铁骨匡亚明。
孙权、刘备、王羲之，足迹遍布深巷里；
李白、许浑、刘禹锡，唐人更兼白居易；
曾巩、陆游、辛弃疾，宋词溢彩千秋吟；
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宋代文豪惊天地。
延陵季札，让国家风；
孔子题碑，呜呼君子；
刘备招亲，法海遭斥；
茅山崇道，葛洪炼丹。
太白长吟：丁督护歌；
东坡题词：许浑留句。
稼轩怒发；红玉抗金。
陆游忆往，多景楼上。
沈括隐居，梦溪笔谈。
米芾疾书，千里江山第一楼。
马氏文通，中国语法第一书。
古城越千年，运河换新颜。
天堑变通途，润扬一桥连。
谏壁发电厂，吴越半壁山。
宁镇与维扬，连成经济圈。
长江风光带，四季赏景园。
古琴与评话，灯彩太极拳。
非遗名中列，传承有后贤。
医疗与器械，鱼跃勇争先。
雷公岛上，新鲜口福四海客。
句容福境，花果葡萄五洲源。
赞：
长江运河，财物集散南北东西。
饕餮点餐，香醋肴肉锅盖小面。
丹阳眼镜，饮誉全球天下云游。
千年雨露，做足江河文章。
百业逢时，斯民心喜安康。
千古江山多少事，悠悠，今朝英雄正风流。
满眼风光北固楼，嗒嗒，镇江新曲声愈隆。



秋来红薯香

□ 马健

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巷口有几个推着小车卖红薯的小贩。他们车上的烤炉是用废旧的油桶改装而成的，炉口的周围摆放着一圈儿红薯，外表色泽金黄，有的已经被烤得熟透了，散发出一阵甜美的香味，沁人心脾。闻着这久违而熟悉的味道，勾起了我对红薯的一种特别的思念情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家庭普遍比较贫困，粮食产量不多，浑身是宝的红薯成了农村人重要的食物，农村人不仅食红薯，还用红薯叶炒菜、煮饭。入秋红薯长成了，可以做成红薯汤，将红薯煮熟而食。

我们家在河岸边有一块亩多大的“自留地”，一年四季就种玉米和红薯、芭蕉芋。辛勤劳作的父母经常在那里侍弄、施肥、浇水……期待有个好收成。入秋之后，红薯成熟了。薯垄被胀得裂开一条条缝，很显眼地告诉了我们，红薯长大了。于是，家人便提上篮子，拿起工具，到地里去翻，很快刨到了一大篮子红薯，父母会乐得咧开了嘴。而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喜欢用红薯藤做成伪装圈，戴在自己的头上，和小伙伴们在红薯地里“打仗”。玩得精疲力尽了，大家便像挖地雷般小心翼翼地扒开土，摘下大个的红薯，在河水里洗洗边吃，甚是豪放。当然，更有一些调皮鬼摘得几个红薯，到野外拾些枯树枝点燃，把红薯放进火堆，等烤出了香味，红薯就熟了。大家你争我抢，狼吞虎咽，却吃得津津有味。

父母喜欢把红薯放水里煮着吃，要么煮红薯稀饭，而我也更喜欢母亲做的烤红薯。平时家里都是烧地锅做饭，母亲总喜欢在地锅下面的灰洞里放几块红薯，饭做好了红薯也熟了，一股香浓的红薯味道就会弥漫开来，这样烤的红薯软软的，嫩嫩的，分外好吃。当然，母亲做的红薯干也很美味，做法简单，先把红薯在锅里蒸熟后，切成一片片，放在锅盖上，然后把红薯片放到屋顶上晒几天。等晒干了，吃着金黄色的红薯干，又筋道又甜。

红薯产量虽多，但也不能尽情而食，因为要备一些以待存。一到深秋，收完茶籽，家里就要忙着挖薯窖藏过冬的薯，还有的刨薯丝、洗粉、做粉条，留待来年食用。晾在竹篱上的粉丝，在阳光下竟像一排排晶亮的瀑布，银光闪烁……

很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闻到这种味道，再也挡不住诱惑，便买上了一个，剥开薄薄的皮，果肉如蛋黄软糯无比。轻轻地咬一口，肉质酥软、绵甜爽口，宛如豆沙，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久违而熟悉的味道里，我嗅出了田园的静谧，泥土的芬芳，勾起我对往事的回想……

小猫张飞奇丑无比，它来到我家，是有时代背景的。

去年四月的每一天，独自在南京居家的我，睡觉和三餐随缘，到点了准时上网课，金陵十二时辰被平均律分割，在赋格和前奏中切换。某一天我发了一条百无聊聊的朋友圈说说：现在，款款地向我走来的，是我唯一的室友：扫地机器人。收纳了那么多拖鞋，忽然想念所有穿过它们的，如今四散在咫尺天涯的家人。在网上看到古罗马人的墓葬小瓶子，它被用来收集亲人去世时流下的眼泪，然后放在遗体旁，下午有网课，我准备做个高仿版，拿出一只牛奶瓶，放在电脑旁，收集隔空点名时收到的“到”。——三句话说的意思：冷清。

疫情让我配希望身边有真人版室友，但是可以有一个动物。爱宠群崽远在南通，除了猫我也养不来其他的动物。

于是我出去找室友。在乌台街的一家宠物店里，与一只只猫隔着玻璃和笼子对视，它们有的慵懒有的焦躁，每一只都身价不菲。我看中了一只虎斑，圆圆的脑袋圆圆的眼睛，毛茸茸的，超萌，店主说要2800元。我没舍得，只好摸摸它爪子下的小肉垫，遗憾地和它

挥挥手。然而走在街上实在摁不下自己的念头，又劝说自己不是非得要一只可爱漂亮又昂贵的宠物，只是找一个活的伴侣。也许亲民的闲鱼更适合我。

果然有一个帖子离我家很近。说是自己家虎斑猫生的，黑虎斑，要价300元。但是我只看见黑，没看见虎斑，主人解释说，一般的虎斑是银色的，银色是黑色的淡化，它的爸爸妈妈都很正宗，它这是返祖现象，别看它黑，长长银色纹就出来了。我被价格和谎言说服了，骑着共享单车把这只上古的异种带了回来。

两个月大的小黑猫，来到新家一点不怯场，喝了点羊奶粉，就爬到我的肩膀上睡着了，发出轻轻的呼噜声，黑身子大耳朵，又小又暖和。我小心翼翼拍了视频发到家庭群，求取名。一瞬间家人们惊呆了。涛哥说叫黑格尔吧，小名格格，显得思想深邃。姐姐说乌漆麻黑的，要叫白雪？一贤君说，张飞就是它了！含蓄点叫翼德也行。

可是我养的猫，为什么要姓张？我不服！后来又放出照片在朋友圈征名，朋友们谁不是闲得发慌呀，于是，最文艺的女友说它表情好像《乱世佳人》里斯嘉丽身边那两个黑

人女佣啊，小时候是小的那个，以后长大了估计是老的那个；奥利奥、辟邪、哈根达斯、瑞士莲、灰姑娘……不同的名字都与它的长相出奇地契合。我就挨个儿叫过去，喊到张飞的时候，它黑尾巴一摇，“喵”了一声。

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也摸上了床，奶声奶气地找妈妈，我心一软就随它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两个月没有看见妈妈了。但是早晨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它正昂着黑脑袋窥探我，我吓了一跳：真丑啊！比昨天第一眼看上去更丑了。邻居家二年级的小朋友来看它，我故意问她：张飞好看吗？她憋了半天，憋出半句话：“……它丑脏呀！”

后来每次乍然看见耐脏的张飞都忍不住就吓一跳，责备自己省那2500元干嘛呢！但是极度寂寞空虚的日子里，受惊吓也是珍贵的体验。何况上课时多了一个活生生的听众，它喜欢蹲在电脑旁，而且演技特别好，活灵活现给我表演了屏幕那头的听课状态。点名了！炯炯有神地蹲坐在书上——上了五点钟课，趴下来啃书，噢，刚才错过的那张PPT上是什么？——后来，好困……有的时候它会爬上我肩头，出现在视频里，网课课堂立刻就热闹起来了，到了下一堂课还要问：老师今

天能看见张飞吗？

比起听课，学生们明显更喜欢花架，然而课堂时间太短，我不得不经常把张飞关起来。它非常皮，不仅在我上课的时候闹腾，平时也总是雀跃横行，上蹿下跳，稍一疏忽就打翻了杯子，弄倒了架子，真是有点像张飞的性格。这时我就有点后悔，猫如其名，如果一开始就叫它黑格尔，是不是会深沉一些。

没几天胖崽也来了，它是一只蓝猫，从前倒是有点像黑格尔，经常一动不动趴在飘窗上沉思。两只猫很快成了朋友，胖崽也变得活泼起来，总是在找小张飞，找到了就搂在怀里舔，或者像武松杀潘金莲那样，把张飞摁翻在地上，两只前爪踏住它的前爪，拿嘴撕咬它的脖子。然而它们都不好看，一灰一黑，两只猫也拍不出一张彩照。

家人都在一起了，我不再听平均律，随机播放到一首迷幻摇滚《Psychotic Reaction》的时候，两只猫吵得嚎叫了起来，抱在一起滚来滚去，果然是疯子的反应。后来又放布鲁赫浪漫曲，它们偎依在一起慢慢地睡着了。音乐，原来作用于所有的生命体。所有的生命，都需要多元的陪伴，如此，才交织成有声有色的杂乱生活。

组诗

□ 郭杰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因为它浸透了火山爆发时地层深处岩浆中的盐分

为什么泪水是咸的

因为它承载了人类情感中心灵深处最真挚的基因

没有苦涩的海水船不能扬帆鱼类也无法生存

没有悲伤的泪水心就会麻木人类将变成化石

但愿奔涌的海水不要越过堤岸

但愿偶尔的泪水不要弥漫生活

前辈们告诉我——

意志是堤岸

奋斗是生活

无论酸甜苦乐

无论悲欢离合

交河故城

半掩在沙漠深处一座古城废墟

每条街巷都通向昔日繁华

风声一遍遍讲述那些神秘往事

夕阳西下

隐约千年的驼铃

桂冠

我用愚拙的诗行

编织成一顶桂冠

将这桂冠举过头顶

斗胆自我加冕

一只葡萄酒杯落地

桂冠应声裂变

令人伤感的往事

飘入记忆中的雪片



连接 张成林 摄

秋风一直吹

□ 张梅

风凉下来，鼓着腮帮子吹，把天空吹得明朗敞亮，把云朵吹得轻盈洁白，秋天才真正像秋天。

每周五天的工作之余，走向城郊，铺着塑胶的小道如同红色的丝带轻轻围住河滩旁的一大片树林，小道在拐弯处又被丛林遮住，每次前去，往前探寻一截路程，似读一本书，缓缓地读，并不一次读到末尾。这自然之书的趣味，在于它总有新的变化。树、草、灌木、花朵原地不动，日新月异。

风中的草叶似乎听到了有趣的笑话，笑得摇来晃去，乐不可支。蹲下看草，草继续在笑，乐得站不直身体的草把欢乐传递给另一株草，草彼此分享快乐，风在草丛中穿来穿去，每株草都以为自己迎接到贵宾。

蝴蝶忙着为草叶跳舞，为花朵跳舞，为地上枯叶跳舞，风把蝴蝶吹得到处飞，压得地面很近，可能风把蝴蝶吹成了花瓣，当成了叶片。虫有洞，鸟有巢，动物有窝有穴，可蝴蝶没有家。蝴蝶织叶为家，飞到哪儿，哪儿就是家。阳光很暖，这些蝴蝶一边飞一边晒暖自

己的翅膀，没有家的蝴蝶是美丽的忧伤。

和上周比，杨树显得更加萧疏，稀稀拉拉的叶片被风的手抚过来挡过去，此时秋风如威严的君王，检视着，树见到君王来检阅，肃立鼓掌，不能丝毫怠慢，老弱黄枯的叶子，得到王的赦喻，经历了一生荣光的它们，奔赴大地化为肥料，平静而从容。风中，树抖抖手臂，又送别一批飘飞的叶子。

沿路的几株杨树树干上，约一米高处，裹着一截塑料保鲜膜，难道谁让树穿衣御寒，印象中为树御寒多为捆扎稻草或刷上石灰，是有着新创意么？走近才发现薄膜上有油彩，涂鸦的应该是稚气未脱的娃娃，他们是充满童真的小画家，带着画笔，画上公主、葡萄、展翅的小鸟，牵手的同伴。雨路过时，看见美好的画收藏了七幅，雨带着色彩，滴在草叶上，草叶以为自己看到了彩虹。

日本的插画家中高岛被称为“风中的画家”，多么美好的称号，他的画童谣一样纯净，充满着温厚的力量。他画中的小男孩，把自己挂在树干上，用洁白的小布袋捕捉风的方

风车那个转呀转

□ 刘玉宝

大概也只能换取游客短暂的回眸，至多化作留影里的背景。偶尔，被风推动吱溜溜旋转一下，也算活了，可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就很少看它转动。这样的风车风光，在山头、旷野、海边独树一帜。

荷兰是风车的王国，但他们的风车少了许多现代气息。只宜用来观赏。不像我们的风电，更多是输送电能。这几年，我们国家风电发展迅速，从沙漠到海上，成千上万风车阵列，引领新能源领域遥遥领先。

十年前的五月，我去了一趟海边，站在沿海滩涂看风车是一种享受。阳光下它既有伟岸的身躯，也有素雅如白衣少女一样的靓丽容颜，尤其当它的倒影出现在沟渠的时候，即便是微小的波纹都令它摇曳生姿，更别说簇拥在遍野的野花之中了。目睹那些庞然大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悠悠地转动不息。我迫不及待地用照相机记录下它们的情影。风车的头部看起来就像一艘小船，那些叶片似乎就是它的翅膀，如果不是那些柱子牵扯，仿佛随时都会乘风飞去。我也曾试图走近去看，就像面对巨人可望而不可即，广角镜头根本就容不下它，它的巨大让你想一窥全貌，就只能远远。海上，到处都是风车林！

有一男一女在田间劳作，把身影留在湖

面。风在他的画里，吹拂冬天羽毛般的雪花，吹开春日缤纷的花朵，吹进小女孩甜蜜的梦，梦里，她会问：我们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风是从哪里来的呢？

芦苇像闲适的老者，立在河边，可是它穷尽一生，被风吹白了发丝，也不明晓风从哪儿来，风往哪儿吹，风不属于谁，不为谁停留。它只是看见和阳光一样透明的风不停地吹，把大地吹得空旷，把天空吹得高远，把落叶吹得越来越干净。风吹着桂花，让花香赶着花香，变成更浓的花香，成为能飘得更远的花香，让没有种桂的人也能感受到桂的甜香；风吹着河流，让河水的孩子一波浪赶着波浪，像草原上的牧童赶着羊群，去遥远的海之家。

金黄的稻田如同锦缎，秋天，其他草木都不好意思用锦缎形容自己，稻子可以，每一粒稻穗饱含稻粒，孕育待产，风踮着脚，不想惊动了它们，只轻轻发出由衷的赞美。吹过稻田的风吹过我，我感到幸福而富足。风，亘古不变，古老的风一直吹，风吹在苍茫的大地上……

面。停下车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心又飞扬起来。路不长但风光无限，就在河的另一边，牧羊人在看着我，想必我也是他的风景。我手里的长镜头，就像小时候的万花筒变化万千，而里面都是未曾见过的风车林……那些崭新的风车，让这片灰色的滩涂熠熠生辉。

我惊叹发展的速度，行进在那些沿海的公路上，总有种想唱歌的冲动。绿树成荫的老路只堪与美国电影里的乡村公路相媲美。而新造的马路又敞开着在蓝天下，在风车与风车之间形成简洁的线条，笔直明亮。即便是那些盐田之间的小道也都铺上了柏油，平坦舒畅。打开车窗把手伸出窗外，尽情呼吸海风的当儿，湿漉漉的感觉迅速簇拥过来，伴随风车的影子一路呼啸。

我看见几个山东来的外乡人，他们也开着车，在海边等待日落。海上斜晖给不远的港湾披上金色外衣，又为一艘艘渔船描上了金边。风车，在逆光中剪影迷人。此时此刻，看见人们欢呼雀跃，我的心里反而沉静下来。眼前这一幕，是童话，还是海市蜃楼？

恰巧，我撞了进去，成了风车的陪衬。暮色降临，那帮人要离开了，这才发现自己的镜头盖一直没有打开过。

是否错过了风景？兴许那这就是一场梦。